

二 册

用 獮 輝



奇 滿 南 蚌 靖 提 意 見
 承 燈 蔴 打 伐 族 夢 片

北京師範大學交流訪問
1956—1957 學年度第二學期

文学史 第十六章

B. B. 柳尔尊

И. А. 冈察洛夫小说「奥勃洛摩夫」的分析

在五十年代末最终地形成了那些经济和社会政治的前提，这些前提就严重地提出了关于废除农奴制的问题。1833—1855年克里米亚的战争有着特别巨大的意义，犹如列宁所写的那样。这次战争确实地证明了「农奴制度俄国的腐朽性和软弱无力，保尔茨基斯花波尔所抵抗英法侵略着的俄国士兵尽管表现了一个英雄的英勇，但是未能得到胜利，因为俄国军队的装备陈旧，供应不及时」。封建农奴制度已最终地寿终正寝了，变成「封建君主制为资产阶级君主制」（列宁语）的过程已经展开了。

冈察洛夫回归彼得堡之日，正是克里米亚战争仍在继续之时，而且当时在社会中已显然可以感到人们由于这次战争在觉醒着。

在这种环境中冈察洛夫继续写作了「奥勃洛摩夫」这部小说的工作。然而他不能对它给以自己的全部的注意，因为他还从事整理在环球旅行时所写下的日记的工作，分为两卷的「我船巴拔德号」，这部书的已写成的几章在刊物上发表了。

在1849年发表了「奥勃洛摩夫的梦」之一片断之后，冈察洛夫就继续写作这部小说的工作，而且根据他的说明，他已积累了一大堆的草稿和副记。然而小说是在头脑中写成了，有所想也来不及来写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写上完两三条，而后来就丢弃了。到1850我写完了第一部。

而现在：1857年，他又到德国的一个休养地去治病。在这里正如冈察洛夫所说，他「在七个星期之内，几乎写成了『奥勃洛摩夫』的整个的三部曲，除了三四章以外」（第一部

分我以前已经写成了) 在我的头脑中已经最终地完成了全部的小说——所以我只是把它转写到纸上，好像是在默写一样的。我一天就写了很大的一张印刷纸，而这是与行卷规则相违背的，但我毫不在乎这些。」

这样，在一个极短的期间内就创作了在俄国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即令说冈察洛夫除了「奥勃洛摩夫的梦」一章之外再没有写成任何东西。那末，他也会在文学史中佔有显著的地位。而在小说「奥勃洛摩夫」中，他则成功地塑造了奥勃洛摩夫的深刻的典型形象，很好地揭露了封建农奴制度的本质。

这部作品的构思是在冈察洛夫与别林斯基接近的时期中形成的。关于这点冈察洛夫自己也曾谈到过。「一些用中篇小说和随笔来描写农奴制度特点的小说家们，当然都应该把自己的这一方向更多地归功于他(别林斯基——柯尔采夫)的热烈的口头宣传和文字宣传。」

在完成小说的时期，革命民主主义的影响还更加强烈了。而当小说在1859年刊载于「祖国记事」杂志上的时候，狄布洛维茨基的论文「什么是奥勃洛摩夫性格」曾是关于这部小说的一篇最鲜明的批评文章。值得注意的，是冈察洛夫完全承认这篇论文的结论。他写道：「我觉得关于奥勃洛摩夫性格，即关于它是什么样的，在这篇论文之后已不能再说什么的话了。」

小说是得到了惊人的成功，许多的同代人都谈到过这一点。例如：Д. А. 克朗肖特金写道：「这部小说在其出现时——在俄国所产生的印象，是非笔墨所能形容的。」文艺界和批评家斯卡比契夫斯基说道：「必须活到那个时代，以便了解这部小说在公众之中唤起了怎样强烈的反应，以及它对整个社会产生了多么深刻的影响。它好像一个炸弹一样落入了知识分子中间，而且恰：是在农奴解放前三年间的极有力的社会觉醒的时

候 那时在整个俄罗斯中都宣传着同沉睡、怠惰和停滞进行讨伐。号召社会被成有新朝气和精力充沛地努力沿着进步的道路前进，而这部小说以其一切的形象都投入了这一号召。

凡是有识字人的地方都在阅读着「奥勃洛摩夫」，这部小说人们的争论着它。「奥勃洛摩夫」和「奥勃洛摩夫性格」二词已传遍了整个的俄罗斯，而且永远植根于俄语之中了。

但是如果从评价小说的艺术完善方面 各派批评家们的意见是相同的话，那末对于他的思想本质的理解和说明就是各不相同的了。例如，皮沙列夫就显然看轻了这部小说，他说：「其中『既没有深刻的思想，也没有真挚的情感，又没有对现实的直率的态度。』」

斯捷夫依依然是不满意作者对「德国人」希托尔兹的同情态度，某些其他的批评家企图把奥勃洛摩夫列入「纯艺术的拥护者」一类人中去。

其实小说在其一切方面都是与奥勃洛摩夫自幼就已很好了解的那种现实联系着的。他很好地知道奥勃洛摩夫这类人所生长的环境和社会条件，在「在故乡」一文中，他回忆道：「我觉得，在我这个国无很敏感的而易受感动的小孩儿的头脑中，当已看见所有这些形体，这种幽暗的生活，以及无所事事地蜷卧不动的俄罗斯时，也就产生了一种关于『奥勃洛摩夫性格』的模糊的印象。」

这些形体是什么呢？这就是他在西姆比尔斯克所看到的那些地主，他是这样地来描写了自己家中的一个朋友地主希托列夫的「他从不脱去晨衣外出，而且很少走出自己的领地。在数俄里之外他还有另一个村庄，但是他哪一年都没有去看过那个村庄——当他到另一个村庄去的时候——他的仆从人们对我说——他就问通，他所乘坐的那些马『这都是谁家的马』」

而这些马都是他自养的。

另一个地主联有色夫对关于他的收入问题回答道：「然而我不知道，我的朋友——我的独眼的村长把钱带来的，确实是如此」。

按照列宁的话来说，冈察洛夫也就在此主伊里瓦·伊里奇·奥勃洛摩夫的形象中概括了作为「俄罗斯生活典型」的奥勃洛摩夫性格的这些特点。

小说的开头就描写奥勃洛摩夫是一个躺在床上过日子的人。他年纪三十二三岁，中等身材，外表愉快，深灰的眼睛，可是面貌上毫无确定的观念和专法的神情。他的思绪，像自由的小鸟似的在脸上徘徊，在眼睛里翱翔，栖息在半张开的嘴唇上，隐藏在额角上的皱纹中，随后就完全消失了，那时候就满脸内蕴着漠不关心的平静的光。这种漠不关心从他的脸上移到全身的姿势上，甚至于转到睡衣的褶皱里。」——「他穿着一件破斯科尔的晨衣，一件真正东方式的晨衣，没有半点欧罗巴的气息——没有丝袜，没有丝线，没有腰身，肥大的能够把他裹上两周——在奥勃洛摩夫的眼睛里，这种晨衣有着无数十分宝贵的优点：又软又顺；穿在身上不觉得有东西；无论从事的最细小动作，像一个驯顺的奴隶一样。」（引自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奥勃洛摩夫》，第3页和第5页）。

也不能想像奥勃洛摩夫是不穿拖鞋的。「穿着一双长、的、软：的、肥：的拖鞋；从床上起身，他看也不回看，双脚向地板上一蹬，总是恰好穿进这双拖鞋」（同上第五页）。

躺卧这件事，对于奥勃洛摩夫来说已是「一种常态」。他好容易从床上起来之后，就又转身坐在沙发上或是圈椅上，就这样一动不动地渡过一整天。

作者详细地描写了奥勃洛摩夫的习惯，他的书信，他周围

的那些物品，这种环境说明了很多的东西，更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奥勃洛摩夫的性格。房间里的一切东西都蒙着灰尘，在墙角奥勃洛摩夫织着蜘蛛网，「书架上放着两三本摊开的书和一张报纸，写字桌上摆着一具墨水瓶和几枝鹅毛笔；可是摊开的那几本书已经发黄，蒙了灰尘——显而易见，它们是给丢在那里已经很久了，报纸的日期还是去年的，如果把鹅毛笔向墨水里蘸去，说不定就有一只嚇慌了的蒼蝇嗡：他从奥勃洛摩夫飞出来」（同上第61页）。

但是奥勃洛摩夫并非永远如此，他在当年也曾学习过，受到了教育。有时他心中也由于一些崇高的思想而感到快乐——另一些时候他因为人类的不幸而在心灵的心外产生现痛的悲哀。他尝受过一些沉重的、无名的痛苦和烦恼，虽然起了走到一个遥远地方去的愿望」（77页）。

他幻想过要为社会、国家服务。但是他的想在国家机关里找到适合自己职位的企图是悲惨地告终了。他当了两年的高官，但是这一种的活动，每天必须去上班，作点什么工作，写点什么，想点什么，忙点什么——就吓跑了她。有一次把一份公文误送到阿斯特拉罕的亚瑟公爵，错发到了阿尔罕盖尔斯克。

（同上，第61页）他不想向自己的上司来解释这一点，——就提出了辞呈，隐居彼得堡去过安静的生活了。

作者在小说的一开始描写了奥勃洛摩夫之后，就把读者带到了他的过去。作者是在标题为「奥勃洛摩夫的梦」一章中来作到这一点的。他十分会细致地讲述了奥勃洛摩夫性格所形成在外省的花园生活。伊诺沙·奥勃洛摩夫小时候是一个活泼好动的孩子，他很想认识他周围的生活，但是每一步都遇到阻碍。大人不让他自己去作任何的事情，因为有家僕们，有僕人查哈尔卡，而且还有奥勃洛摩夫家镇地上的「三百个查哈尔」。

来专干这些事情的。查哈尔给他穿袜子，穿鞋子，而已经十岁的小孩的伊留沙还只知道躺着，一会儿把这只脚伸给他，一会儿把那只脚伸给他，只要稍微觉得不如意，他就一脚踢到查哈尔卡的鼻子上。假使查哈尔不服气，跑去禀告，那他就再挨走人一顿打。（同上，166页）就这样也使奥勃洛摩夫成了一个不能劳动，不愿作任何事情的人了。让那些们摘掉剥削受压迫的农民群众来生活的农奴制度就这样对他发生了致命的影响。杜布诺色夫在谈到奥勃洛摩夫时写道：「不是由自己的努力，而是靠着别人的劳动来满足个人欲望的这种习惯使他养成了一种冷淡的死板气质，使他堕入了道德衰败的可悔境地。这种堕落是同奥勃洛摩夫的贵族神气交织在一起的，它仍是如此地相互参差地着和彼此制约着，以致于似乎就没有极小的可能来在它们中间划出一条什么界限。」

现在我们来回忆一下奥勃洛摩夫所以责备查哈尔的那些「抱怨的话」。因为查哈尔讥笑他只是依靠着「其他的」较有朝气的和活跃的人们。奥勃洛摩夫对他说道：「我是『别人』吗？难道我也要养天，也要工作？难道我不够吃，不够穿，不够穿？难道我还缺少什么？伺候我，给我做事——似乎有的是人！叨天之福，我一辈子还没有自己穿过袜子呢！我要操心吗？干吗我要去操心？我是在对谁说这一番话，你不是从小就在我身边吗？这一切你是知道的，你晓得我是娇生惯养的，从没有受过饥饿，不知什么是贫困，没有替自己操过一次心，根本没有作过一件肮脏的事」（同上，第108页）

在奥勃洛摩夫的这些话中完全表现出了他的寄生性，他甚至把他从来不动也不需为自己挣钱糊口都归功于自己。好逸恶劳已成了他在自己的无益生活中所依据的基本原则了，他甚至轻视「人们的蚂蚁般的工作」，而且也不打算来思想他究竟

有什么权利去倚靠剥削农民来过生活？

当奥勃洛摩夫躺在沙发上或是坐在圈椅上打盹的时候，他就沉溺于马尼洛夫的幻想中了。他想象着自己忽而是一位元帅，忽而是一位「一个思想家 伟大的艺术家，—— 一切人都崇拜他，他获得到荣誉 群众都追随着他。」

渐：比甚至娱乐也使他厌烦了，无论是世俗的生活，无论是妇女辈们都不能吸引他了，他在青春的时候曾打探过妇女们，甚至想到过结婚，但是当他想象到由此而来的一切的奔忙和变化之后，—— 他就对此绝望了。

又当指出，奥勃洛摩夫并不是一味地无条件地责备奥勃洛摩夫，他甚至还使他具有着某些美质，作者赋予他以这样的一些特点 如：谦逊、人道、善良。但是他的人道是有局限性的，不能把他列入那些对待自己农民特别残酷的地主们之列，但是他依然认为在他的关系中应当表现出严格性来。

他不止一次地企图利用改革自己的奥勃洛摩夫卡村的方案，在这里他把未来的生活描写成是「高雅的闲散」，「那种无限广漠的、像海深般的永不改变的生活的安静的理想，这确宁静的图景还当他在父母家，在童年时代里就不可磨灭地刻印在他的心灵中了」。但是他在自身中都找不到来执行自己的计划，或者即便只是想看来这样作一作的意志力量。

奥勃洛摩夫的僕人查哈尔的形象能帮助我们了解奥勃洛摩夫和奥勃洛摩夫性格的实质。他的夫人也是离不开他的，他就如主人的一件晨衣或一张沙发一样。区别只是在于奥勃洛摩夫是躺在床上或沙发上，而查哈尔是不离开火炕。如果夫人叫他，他就以出怨言他从火炕上跳下，并且懒腰摆松他，不愉快地，揉揉脚说，「穿着一件腋下有一个窟窿的灰旧的外衣，在到自己的主人面前，他是狡猾鬼，能够在同僕人们的谈话时议论自

已丈人许多是非，甚至常对他是轻薄的，假使供词如此，他还是以慷慨地忠诚于他，而且如果当拯救他需要牺牲生命时，——他，是会不假思索地来这样作的。

查哈尔是个一贯的懒汉，他给自己永远划定了一定的职责范围，而且他决不肯越过这个范围的界限。「早晨，他生火煮，擦皮鞋，找主人向他要的衣服，至于仆向他要的衣服：即使褂子上年，他也决不找它一次。」随后他就打扫——也至非每天如此——房间的中央，而不去碰触墙壁角落，只擦桌面上的灰尘，以免碰动东西，他的劳动活动到此就停止了，于是他就爬上炕去，或者是到门口同僕人的闲聊去。

当奥勃洛摩夫开始责备查哈尔，说他没有收拾干净，到处都是灰尘和垃圾时，——查哈尔就替自己辩解说，收拾房间是毫无意义的，今天擦去了灰尘和拍除了垃圾，而明天这些又会出现的，而如果他「要是振作起来，很勤勉地工作以讨主人的欢心」，那末，这所希求的不是益处，而只是一种害处。「不幸和损害可就无穷无尽，就是败坏冲进这房子里来，恐怕也不见得会造成这样大的损害，许多东西被损害或堕落，碗碟给打破了，椅子给碰翻了，到末了必须把他赶出房间，或者他咒骂着，自动走出去。

然而他很难得怀有这样的决心」（同上，81页）

「如果他碰了一大堆碗碟或者其它东西走出房间，才踏出房一步去，顶上的一些便开始向他抛下开小差了，最初落下一件：他突然放马后炮要堕它落下去，于是又落下了两件。他吃惊的张大了咀，瞪着落下去的东西，却不暇还在手里的东西，因此托盘一倒，东西便纷纷摔下去——就这样，有时候他得到房间另一头的，只剩下酒杯或者一只盘子，有时还一个劲咒骂，一路把剩下的最后几件东西也摔了下去。（同上80-81）

查哈尔所办过「功绩」就是选择，他也没有具有会做有益的活动的才能的

同察洛夫指明，尽管在查哈尔和奥勃洛摩夫之间有着十分牢固的关系，可以说是很亲密的关系，但是在这二人的关系中也还有、潜藏着二元：恰：相反，是经常，来就出查哈尔对自己主人的敌对态度，而奥勃洛摩夫也就渐：也不满意于查哈尔的行为，就主人和赤诚的僕人划分开来的界限：渐：也在他们的关系中显露出来，同时也不能不看到他们二人都是由同样一些社会条件所产生的，自身中都充满了奥勃洛摩夫精神，接受了奥勃洛摩夫的生活方式。

查哈尔的形象可以与古典作家们所创造的一些农奴制时代的奴隶形象，如与哥希金的「人间的儿女」奥的薇或里茨和契诃夫的「樱桃园」奥的费尔司二人相并列。

在奥勃洛摩夫的日常生活中，他的直接的、最接近的周围事物就是如此。

作者使奥勃洛摩夫受到了最后的考验，犹如许多作家都使自己的主人公受到过那种考验一样，即使他受到了爱情的考验，奥勃洛摩夫遇到了一个机敏的、聪明的、活泼的姑娘——奥更加·伊林斯卡娅。批评家早就强调指出了同察洛夫有「描写女人的非凡的技巧」，而在对奥更加的描述中，这种技巧已达到了最高的境界。

奥更加所以爱奥勃洛摩夫是因为他有一些优秀的性格品质，她是用力来唤醒他或解放出来的：他觉得不能把奥勃洛摩夫从他的懒惰中拯救出来，奥更加的爱情在许多方面都是由于想使奥勃洛摩夫复活，使他走上真正的生活道路这种崇高的愿望而产生的。的确，这一个具有丰富的精神要求的、有高度文化的姑娘的感应力对奥勃洛摩夫发出了影响，他开始出现在社会

中，对剧院和书籍弄出了兴趣，但是奥里加要求奥勃洛摩夫去整顿自己的庄园，去从事自己的物质安排的工作，而结果使看到：他在自身中是找不到力量和决心来参加这种紧张不安生活的奔忙和较劲的。

他之同奥里加决裂这还有其它一些原因。奥勃洛摩夫奥里加自己的关于未来真正的幻想同寂静的、安宁的、不无模糊而又生活联系在一起的「安静的女仆」——「把一双平静、地放在胸前」，「安静的漠然不动的仆从」，这就是他所理想的妇人。她在当是「整个生活，尽情玩赏如其安静的人身」就是安静的本身。换言之，在奥勃洛摩夫的观念中理想的妇人的形象乃是从我们称之为奥勃洛摩夫性格的那种停滞的世界中产生出来。

而奥里加是有着不安静的、好探求的快活，这与奥勃洛摩夫对生活的理解相去很远。而当奥勃洛摩夫了解到这一点时，他是比奥里加先了解到了这一点——他就开始向她决裂。奥勃洛摩夫是第一个向奥里加表白自己要清的人，他又是第一个向她说明必须断绝关系的人。他对她写道：「您：我：我：做人——您能爱我吗？您是爱我吗？我最初就在当严福地同您说：“……您错了，在这眼前的式不是您所期待的所爱慕的人，等着吧——他会来的，那时候您就会醒悟，就会由于自己的错误而烦恼和羞愧。”可是这烦恼和羞愧会使我痛苦」。

我们记得，奥勃洛摩夫的这种自供曾引起了奥里加的眼泪。同时她也悔恨她对奥勃洛摩夫的爱，是由于意识到她的想把他引向生活的努力未得成功而感到痛苦；奥里加也意识到在他们的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裂痕已是无法加以纠正。她怀着这样的悲痛的心情向奥勃洛摩夫说道：“再去仰身躺着吧，——就不会犯错误，不会跌进深渊里了”。她提出了问题：“为什么一切都毁了呢？谁咒诅了你呢，伊里瓦？……”

这种邪恶是没有名字的……有的。——他说：彼得曼不多听也不见……奥勃洛摩夫性格！」（同上书 463 页）。

我原以为您这么说，彼得曼天赋与了我更透彻的理智和更蓬勃的精神。（同上书 309 页）。

奥勃洛摩夫所以会的全部生活，就是在寡媳普希尼欧娜的殷勤的照顾下的静：的夏天，她以会就成了他的妻子，普希尼欧娜的形象，在意义上是小说中的第二个女人形象。她是与奥里加完全相反的，奥勃洛摩夫在普希尼欧娜的身上在许多方面都找到了他心目中的那种理想的妻子。这是一个善良的、安静的、无远见的妇女，很好的主妇，她崇拜奥勃洛摩夫，崇拜他的贵族出身，她成了他的思想的奴隶，只要能保持他安静的生活，她准备牺牲一切，要保证使他有一切必要的东西，同时她也是永远没有了解到她的爱情会最终地埋葬了奥勃洛摩夫身上的一切真正是生活和活动的迹象。

普希尼欧娜的形象也和奥尔加·伊林斯卡娅的形象一样，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这部长篇小说的基本思想，揭露奥勃洛摩夫的形象和他所体现的那种社会现象。

但是作者没有仅仅局限于对作为是封建农奴制度的产物的奥勃洛摩夫性格的艺术分析，他企图按照他所理解的和俄罗斯生活的社会发展进程给他所暗示的那样去创造一个反面人物的形象。这个人物便是小说中的希托尔兹。他是这样一个人：他的那些特征和品质引起了作者的注意：希托尔兹是奥勃洛摩夫青年时代的朋友，但是他却是在完全另外一种精神里培养起来的，他的智力发展和体力发展结合着的，他是一个埋头苦干实干求足的人。他的精力异常充沛，并且有着高度的文化。希托尔兹的形象乃是长篇小说“平凡的政事”中的彼得·阿拉耶夫形象的进一步的发展，他也与奥勃洛摩夫的最后那一部长篇小说

说「是炭，奥勃洛摩夫似」。

希托尔兹完全与奥勃洛摩夫相反。他是一个资产阶级活动家，是一个富有进取心的商人，而且具有一副人不知心不测的面貌。他是肥胖的，无所事事的奥勃洛摩夫的一个鲜明的对照。希托尔兹「浑身由骨头、肌肉和神经组成，宛如一匹纯英国种的马」（齐世夫译：奥勃洛摩夫，第194页）。当奥勃洛摩夫在描写他的时候他说道：「恰像他的肉体上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一样，在他生活的精神活动方面，他也寻求实际与精神的精明要求之间的平衡」（同上书，第194页）。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实际头脑是很明显地高出于他的精神要求之上的，这种精神要求是有一定的界限，而且他是没有能力超越过这种界限的。

希托尔兹同样也打算唤醒奥勃洛摩夫，给予他以重大的帮助，将阻碍他发展之流的天伦之徒、恶棍、骗子等辈人用以束缚他的那些罗网打破。但是虽然希托尔兹尽了很大的力量，他仍然不能够把奥勃洛摩夫引导到他自己所走的那条道路上来。就是资产阶级发展的道路，发财致富的道路。希托尔兹自己在这个道路上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获得了充分的物质幸福和舒适。但是这个形象也带着命定的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的烙印，这突出地表现在成为了他的妻子的奥尔迦·伊林斯卡娅对他和他的叔父的态度上。

他最初觉得希托尔兹是他找到的理想丈夫，的确，无论怎样都不可以把他和奥勃洛摩夫来比拟，他是这，他走在他前面了。不仅如此，希托尔兹这种典型的人物的存在否定了奥勃洛摩夫性格及其一切产物的社会基础。但虽然如此，希托尔兹不可能达到奥尔迦·伊林斯卡娅的那种发展水平，他为她创造了豪华的生活条件，如拥有着在当时妇女所能想到的的一切，但

是以一种寂静的、安静的生活，没有使他感到满足。幸福而平静的生活「使她恐惧，因为它让她想起了奥勃洛摩夫性格」（蒋路、孙璋译，俄国文学史中卷，第751页）。「有时候我好像相爱，——奥尔迦说，「所有这——都敢把我从什么地方拖去，我变得无以复加了」（并见大洋，奥勃洛摩夫，第574页）。

杜勃罗留波夫给予丁奥尔迦·伊林斯卡娅的形象以高度的评价。他说道：「按照自己的发展来说，奥尔迦乃是俄罗斯天才界从当时生活中所能引出的最高理想。——人们可以从她那时期得出能够烧死和驱除奥勃洛摩夫性格的渴望。」

当时她对事业的憧憬震撼了奥勃洛摩夫。现在她对生活的不满使得希托尔兹感到奇怪和烦恼。「我们俩——她同希奥尔迦说——不是泰涅特族，我们俩不会同奥夫莱德和保夫德一起去做教区的司祭，进行旁若无人地搏斗，我们俩不会接受他们的挑战，不会垂下头，顺从地去过艰苦的时刻。随后生活，幸福——又都会微笑」（同书第578页）。

图察洛夫在希托尔兹的形象中非常显著地展示了俄罗斯资产阶级的进步性，同时也指出了它的历史局限性。

同时也不能不看到作者在描写希托尔兹时显然把他理想化了。他企图创造一个「高尚的生意人」的形象。果戈里早就作过同样的尝试，他创造了一个「高尚的」色谗人锡钦索夫的形象，这个人同最诚实的手续赚了一笔大钱。我们应当，像这样的形象乃是虚弱的、胆怯的和不现实的。

在许多少年以后图察洛夫重复了果戈里所犯的创作错误，完全创造违背历史真实和生活的现实情况去创造一个获得者——英雄的形象。

应当指出的是，作为一个真正严肃的艺术家图察洛夫自己也指出了他决定这个形象的艺术论述中的严重的失策。按照作者

自己所承认的。希托尔兹，很瘦削、苍白，但却富于表情。他企图在希托尔兹的形象中，将具有奥勃洛摩夫性格的人所失去的那种求实精神和对他们评价得很高的贵族文化的成就的牵连结合起来。

图茨洛夫也谈有彻底地理解俄国资产阶级的特点，这即是说他没有理解俄国资产阶级在自己发展的时期里没有达到革命比有专制制度的程度，而要成为它的一部分，而和贵族阶级一起分享国家的领导权。俄国资产阶级对专制——地主制度的迁就的结果就是他自己也染上了奥勃洛摩夫精神。虽从自己的出生的时候起就具有着它的特点，希托尔兹也谈有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但是奥尔迦·伊林斯卡娅却做到了这一点，虽然她没有看见那迫切的向它搏斗的生活目标，但是奥尔迦的没有被意识出来的憧憬是和革命思想有着任何联系的。

杜勃诺夫对希托尔兹给予了一个正确的评价，他说道：“希托尔兹还没有达到俄罗斯社会活动家的理想”（蒋路、孙译评俄国文学史中篇，第709页），这即是说还没有达到具有革命的思想气质的人的地步，而这个人是为彻底粉碎社会关系的。

然而尽管有上述的一切缺点，希托尔兹的形象说明了：求代富庶国的、宗法主人和地主文化乃是——一种新的社会力量，俄罗斯正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

奥勃洛摩夫的形象无疑地包含着对地主——农奴制度的批判，但是小说中的那些次要人物，如普什基诺、普希金、普希金和福尔卡诺夫等也都有助于这一点。对于他们来说奥勃洛摩夫精神乃是一种营养煤炭，他们尽自己的力以所及，竭力去支持使奥勃洛摩夫分子得以生存的那些条件。

奥勃洛摩夫是小说的中心人物，但是我们不能不指出的是这本小说中的情节是按照两条线索——奥勃洛摩夫——奥尔迦和

希托尔兹——奥尔迦——来开展的。这两条线索是通过奥尔迦·伊林斯卡娅的形象联系着的，所以就把整个的小说材料都统一成为一个整体了。同时不能不指出的是八条线索是在平行发展之后将另一条线索延续下去的。第一条情节线索似乎是在奥勃洛摩夫和奥尔迦的决裂以后结束的。奥勃洛摩夫就只好安度余生，但是小说的情节还是继续发展着，而希托尔兹——奥尔迦的线索便成为了平行的线索了。

这部小说的结构的特点是它的材料的大部分都集中在奥勃洛摩夫周围，都与他有联系且服从于它的性格的揭露，强烈地表现了小说的基本形象的对照性，即奥尔迦·伊林斯卡娅与普希尼钦娜的对照及奥勃洛摩夫与希托尔兹的对照，小说的总意义便表现在这些形象的对照上。

杜勃罗留波夫在自己的论文「什么是奥勃洛摩夫性格？」中极其宝贵地指出了这本小说的艺术特点。这位批评家认为冈察洛夫的创作方法的特点是「他善于作出「非常精确的和深刻的心里分析」，他把他的基本原则叫做「艺术的真实」。「冈察洛夫在我们的面前，首先就是一个善于把生活现象的完整表现出来艺术家」（并未艾译，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67页）。「看起来——杜勃罗留波夫写道——他好像能够摄住生活的本身，使它永远固定起来，把最难以捉摸的瞬间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永远看看它，向它学习或看它享受它」（同上书第68页）。

冈察洛夫力图最客观地去描写各种生活现象，但是不应当把这种客观性和感情纯朴及客观主义混淆起来。他竭力想「抓住事物的完整的形象，并将其加以塑造和雕琢，这一点表现在他对小说中的主角们的肖像的仔细描绘上，也表现在他力图用最大的准确性和精密性去叙述他们的主角的生活历史。叙述他

的主角所处的环境以及他的思想、习惯和追求等上。这一切他都是从毫不迫地、详细而沉着地进行叙述的。在这种场合下，叙述的迟缓性更会因和更鲜明地强调出了奥勃洛摩夫卡的停滞的生活方式，以及奥勃洛摩夫的生活性质。

杜勃罗留波夫认为奥勃洛摩夫的功绩在于他对奥勃洛摩夫性格给予了深刻的艺术揭露。这个理解，他写道，是“解开俄罗斯生活中许多现象之谜的关键，同时它使奥勃洛摩夫的长篇小说拥有了比任何其他那些暴露性的小说所具有的意义更要巨大的社会意义”（同上书，第20页）。

杜勃罗留波夫和革命民主主义者广泛地利用了这本小说来批评专制农奴制度。「在这本小说里面——他写道——说出了表达我们社会发展的新字，这个字是以明确而坚定的声调，没有失望，也没有稚气的希望，而是对真理怀有完全自觉之下发出来的。这个字——就是奥勃洛摩夫性格。」

杜勃罗留波夫在自己评述这个长篇小说的著名论文中作出了巨大的总结，他揭示了奥勃洛摩夫的特殊的大俄罗斯的背景。他指出作为他直接的前辈的是奥涅金和毕乔林、罗亭和别里托夫。所有他们都出身于同一个社会环境，即贵族阶级，而所有他们，由于时代、自己所受的教育和地位条件的关系都不能进行有益的活动。当然，在这些形象之间也存在着各自的特点的，因此，所有他们便在很多方面与奥勃洛摩夫有所不同，但是他们的共同点是不善于进行劳动、慵懒或者是“无事忙”，和在生活的危机时刻缺乏采取决定的能力。「多余的人」们的这些共同特点就使得杜勃罗留波夫能够把他们称为奥勃洛摩夫典型的人。

但是对奥勃洛摩夫的本质的论述与揭露杜勃罗留波夫的文章更要有结束。列宁在社会—政治斗争的新阶段上给予了这个概念以更广泛的阐释。他在自己的著作和发言中，在对自由主义的民粹派进行的时候，不止一次地引用了奥勃洛摩夫的形象。